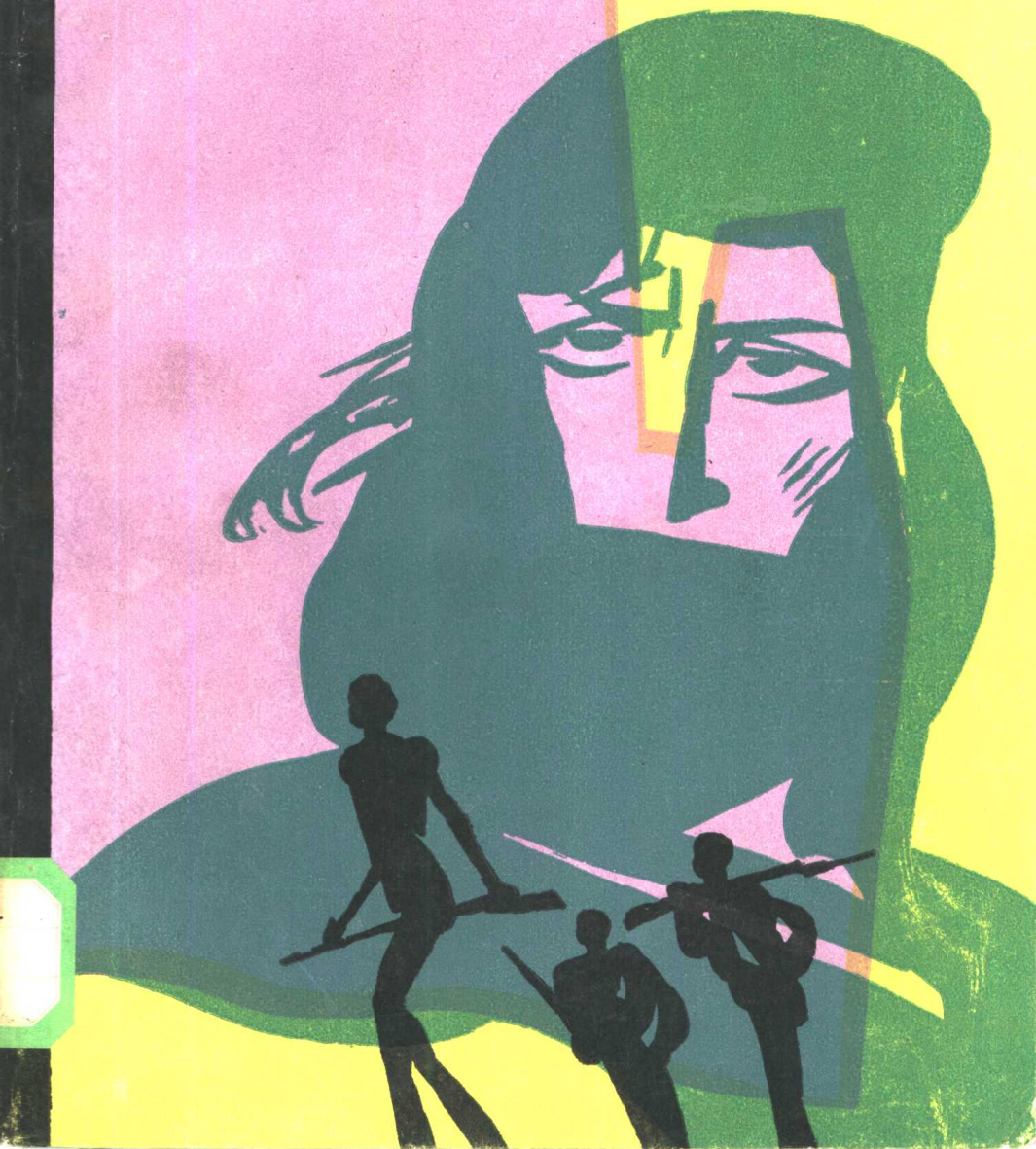


非 洲
文学丛书



鸦片与大棒

穆鲁德·玛梅利



鸦片与大棒

[阿尔及利亚] 穆鲁德·玛梅利 著

涂丽芳 丁世中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MOULOUD MAMMERI

L'OPIUM

ET LE BÂTON

据 Librairie Plon, 1965 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 秦 龙

鸦片与大棒

Yapian Yu Dabang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23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2 $\frac{1}{8}$ 插页 2

198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85 年 10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800

书号 10208·216

定价 2.10 元

主要人物表

巴希尔·拉兹拉克——大夫，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第三军区医疗工作领导人。

阿里·拉兹拉克——巴希尔之弟，民族解放军上士班长。

法露嘉——巴希尔的姐姐，民族解放军联络员。

贝拉依德·拉兹拉克——巴希尔、阿里、法露嘉之兄，叛徒，同时也与解放军保持某种关系。

斯米娜大娘——上述四人的母亲。

瓦里——贝拉依德之子。

克萝德——法国姑娘，巴希尔觉醒之前的情人。

肖塔尔夫人——克萝德的姑妈。

布拉努尔·阿列茨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的少年联络员。

拉姆丹·法拉吉——巴希尔的密友，中学教师，民族解放军的地下工作者。

阿米鲁什——民族解放军第三军区上校司令官。

梅沙乌——民族解放军战士。

布拉欣姆——护林人，民族解放军的秘密交通站负责

人。

阿克利——民族解放军老战士，外号“老爷爷”。

奥马尔——民族解放军战士。

蒂大娘——奥马尔的母亲。

塔莎娣——奥马尔的妻子，民族解放军联络员。

玛尔霞——民族解放军的地下工作者。

于贝尔——参加民族解放军的法国青年。

莫汉·赛义德——拉姆丹的父亲，虔诚的伊斯兰教徒。

斯马义——喊话人。

阿麦尔——伪村长。

塔耶勃——地痞流氓，叛徒。

马西亚克——法军上尉。

德莱克吕兹——法军中尉。

哈姆雷特准尉——法军准尉，马西亚克的助手。

拉弗莱斯特——法军上尉。

麦卡蒂埃——法军上士班长。

勒冉德尔上士——同上。

乔治·肖迪埃——法军士兵，外号“千里眼”，后向解放军投诚。

穆斯提克——土著兵。

伊朵——柏伯尔族牧羊女，巴希尔的情人。

法德玛——伊朵之母。

德 利——伊朵之弟。

雷 和——伊朵的未婚夫。

杜 达——伊朵的姑母。

莫 哈——伊朵的表弟。

玛 辛——伊朵之友。

莱 奥——法国人。

窗户突然敞开，窗外的景色立刻展现在他的眼前。城市显得阴冷、惶悚，海面漂浮着杂物，天空却一片蔚蓝。从高处鸟瞰，阿尔及尔城富于一种纤细的美、对称的美。正面是浩瀚的波涛，水天连成一片。城市左右两侧是起伏的山峦，陡峭的山坡一直伸到海边。山与海之间，由海岸往上，一座座白色小屋鳞次栉比；偶尔有两三座大厦峥嵘突起，倒也无碍于整体的协调美观。山坡上一层层小屋色彩绚丽、造型各异。越往高处走，绿色的松树和橄榄树就越显得葱葱郁郁，鲜艳的奇花异卉也就越引人注目；它们终于突破了建筑群的布局，环绕着屋宇的墙垣蔓延生长，甚至把这些墙垣完全淹没了。

无论你住在阿尔及尔的哪一部分，看到的天空都只是有限的一角。一望无际的海面上，没有任何东西体现人间的情趣，因此大海就更有吸引力，使人产生一种浩渺的感觉。周围的山峦和海洋为阿尔及尔划出了有限的空间；城市上面的天空就变成一种无法摆脱的诱惑。阿尔及尔的居民懂得，只有奋发努力才能享受这片天空带来的乐趣；在这里，为了呼吸自由的空气，就得不停地往高处攀登。

但在过去，为了摆脱闭塞的海湾的沉闷空气，阿尔及尔是朝另一个方向寻找出路的。土耳其帝国时期的大官所追求的是向辽阔的远洋发展，为求解脱而从事冒险。至于改造或削平杂草丛生的丘陵，治理陷害行人的沙漠，开发蚊子和蝗虫肆虐、农民不得不与它们争夺的平川，这些事情都由当地的下级官员和近卫团士兵去干。大官们的视线则为辽阔的海洋所吸引：一年有好几回，他们看见帆船队长长的身影在远方出现时，便觉得兴高采烈、喜不自胜，因为船上载满了奴隶和金银财宝；他们宁肯好勇斗狠地进行劫掠，也不愿从事劳动生产。

“这真是世界上最美的海湾啊！”

巴希尔听见声音便转身一看。说话的是拉姆丹。他站在巴希尔背后，两手插在衣兜里，苍白的嘴唇叼着一支快要熄灭的香烟，一开口就嘲讽眼前的风景。他是照例没有敲门就撞进来的。

“欢迎莅临阿尔及利亚观光，她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国度嘛！”拉姆丹用挖苦的语调说。

“对啦，确实很美！”巴希尔克制地回答。

“简直不象话，又可憎、又丑恶！”拉姆丹说。

“你所说的‘不象话’是指什么？”

“指眼前的一切……这港湾、这大海；喀什巴区、粉红的别墅以及这许多花园……。整个阿尔及尔的迷人风光不过是一场骗局，只有傻瓜才上当受骗！”拉姆丹象一个雄辩家在当众演说，举起手来做了一个横扫全场的姿势。

“这大海的平静是虚假的；天空的洁白无瑕也是虚假的。天空蓝得象姑娘的梦境——但那是往昔岁月的梦；现在的姑娘也在做梦，梦见的却是冲锋枪、伏击战；现在遍地的烽火把她们的天空燃烧得似乎布满了红云……”

“一个蓝眼睛的希腊少年说：朋友……”巴希尔径自吟诵起来。

“蹩脚的演员！……”拉姆丹斥道。“他们把你俘虏了，老兄！把你的魂都摄走啦……。他们搅得你昏昏然，使你头脑空虚，你中毒颇深哪……。在你的心目中，世上再也没有严肃的事情，一切都只是做戏罢了……。”

“我刚才才是朗诵了雨果的一句诗，”巴希尔说。“还以为正对你的胃口呢，教授先生！”

“但是，阿尔及利亚最近三年的形势本来应该治好你的毛病，使你摆脱自己也参与串演的这幕喜剧！毕竟流了那么多的血，遭了那么多的难，死了那么多的人呀！但事与愿违。想不到你竟把鲜血视如染料！你每天读晨报，都读到一长串关于死难者的报导；但你居然期望，在幕落剧终的时候，死者都会复生！或许你还想在剧终之后到后台去祝贺他们演出成功哩！……蹩脚的演员……你真是个蹩脚的演员！……”

激愤的拉姆丹顿时成了诗人；在他身上，愤怒总是灵感的源泉。但这种情况总不会持续太久。他很快又象平常教书时那样，用教徒式的冷静态度来规劝说服，而不是搞诱惑煽动。他只是隔一段时间才迸发出火一般的热情。因此他

的谈话一方面是起起落落的激情，另一方面是大段大段的平铺直叙，执拗、谨慎而条理井然。

“关上窗户吧……！你的这个海湾使我感到恶心！”拉姆丹说。

“我问心无愧地欣赏这山光水色，这还是头一遭呢！”巴希尔说。

“真是这样吗？”

“怎么不是？你总不能硬说阿尔及尔的美景也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吧？它是一视同仁地奉献给一切人的：给富人，也给无产者。”

“说得对！……就象妓女也是奉献给一切人的……。不过得花钱，要想领略妓女的姿色也得花钱……花很多钱！”

“即使饿着肚皮，这海湾看上去也是很美的。”

“你明明知道事实并非如此……。要是你空着肚皮，你两眼早就昏花，那就看不见这海湾啦……。那时候，它就无所谓美丑，它根本就不存在啦……”拉姆丹说着，一把抓住了巴希尔的衣襟。

“我刚才说过：他们用花言巧语欺骗了你……就象欺骗其他的人一样。他们用蔚蓝的天空，用碧绿的海洋，用阿尔及尔明媚的阳光，迷住了你的心灵。说什么不分贵贱地奉献给所有的人……人人沐浴着海水和阳光……不分肤色、不分宗教信仰……。女士们，先生们：请赏识我们的仁慈和人道精神吧……！啊，人道精神，他们可喜欢这个东西

哩！……我们把天空赐给了阿拉伯人。阿尔及尔的芸芸众生在阳光普照之下相亲相爱！”

“难道他们把这也从我们手里夺走了吗？”

“当然罗！他们侵入阿尔及利亚之后，就玷污了大自然，这你是知道的。大海里停泊着他们的军舰，天空中盘旋着他们的飞机，森林里出没着他们的军警……，我们从这些地方被赶了出来……。喏，我不用一分钟的时间，就能叫你觉得眼前的风光是另一种情景，怎么样？你看：那边是夏宫，将军们在扫荡之余，就在那里举行阅兵仪式；它的一旁是塞齐尼山庄，是刑讯的地方；往下是中央警察局，一车又一车的阿尔及利亚人昼夜不停地被送进这个虎口；旁边是一家大酒吧间，男学生们就在那里当着姑娘们的面炫耀手里的新手枪；再往前是市政府，阿尔及利亚人在受审讯之前就被扔进那里的地窖；远处是喀士巴区^①，那里有阿拉伯人挤在一起的贫民窟；往下是滨海大道，一群群狂徒把行人从那里赶进海里，因为这些行人是阿拉伯人……。这座城市真可以说是血迹斑斑、尸横遍地……真叫人恶心哪！”

海浪的隆隆声仿佛在为大都会的喧嚣击节。波涛涌到了马提夫角附近，就不那么急促了，而缓缓地舒展着洁白的花边；海鸥却象追逐着浪花婆娑起舞。拉姆丹顺着巴希尔的视线看过去：

“我真纳闷：你怎么还能观赏风景呢。我却被近几个月

^① “喀士巴”原意为“城堡”、“宫殿”；这里是指城市高处、旧时筑有工事的地方。除阿尔及尔外，北非其他城市也有“喀士巴区”。

来的可怕事件弄得头昏目眩、七色不辨了……。”

说着，他打开了手中的报纸。

“哪家报纸呀？”巴希尔问。

“《阿尔及尔回声报》^①。你看过了吗？”

“你知道，我看了那些蠢话就心烦。如果蠢话再掺上毒汁，我就觉得自己被当成了穴居的原始人！”

“你的反应倒很圣洁！……那么……你在愤怒之后又怎样呢？”

“我的办法是回避，所以从来不读《回声报》。”

“妙，妙极了，说得真有道理！你的办法竟是闭目塞听！你以为，只要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你就跟个没事人儿一样啦？可是……当鸵鸟将小脑袋藏进沙堆的时候，它忘了它那肥大的屁股还露在外头呢！”

“阿尔及尔的新闻和广播简直等于有组织的强奸民意，我不愿意被强奸！”

“说得对！可麻烦的是，被强奸的往往是那些天真无邪的姑娘；其他的姑娘却象成年妇女一样，懂得如何自卫。这个世界并不美好……于是你巴希尔先生就退隐深山、不涉世事啦……！不过，你先生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来把这个丑恶的世界变得美好一点呢……？你竟毫无作为！”

真是命中注定，他们又快要争吵起来了。这场战争爆发以来，一切都得重新估价。我们曾经长期甚至一贯一帆

^① 法国殖民当局主办的反动报纸。

风顺地回避了种种抉择；现在似乎由于性命攸关而不能回避了。我们过去终日无所用心，如今却变得烦恼无穷、心忧如焚了。

“得啦，”巴希尔答道，“你手上的报纸说些什么呢？”

巴希尔这会儿并没有争吵的兴致。

拉姆丹把报纸展开，说道：

“我给你念一念标题：‘为卓有成效地对付非法分子，着令马絮将军全权管辖大阿尔及尔地区。民政当局已将全权移交军方。马絮业已宣布：将对阿尔及尔市挨家挨户进行彻底清查，不得有任何遗漏’。”

拉姆丹把报纸扔到沙发上，说：

“你那纯洁的良心受不了啦，是吗？……”

“那倒不是，”巴希尔答道。

“那是怎么回事呢？”

“我认为，这是合法的战时手段。”

拉姆丹差点跳了起来。他那沙哑的喉咙咳了一声，挡住了已到嘴边的话。象平常一样，他一生气就感到缺氧，甚至觉得憋气；而巴希尔·拉兹拉克大夫也照例装做并不知道他是个患肺病的人。

“好吧，就算是合法的战时手段，那也是古已有之的老一套。~~人类从群居以来~~，总是分成本质上敌对的两个集团：~~为数不多的是治人者，~~而为数众多、成群结队的却是治于人者；~~前一类人要统治后一类人~~，历来只有欺骗和暴力这两手。法国人统治我们，先是试用欺骗的一手……。为了

使我们服服帖帖，他们真正做到了巧言令色：在新闻、广播以及官方演说中，他们不厌其详地一再声称怎样爱护我们；并且通过书籍向我们宣传维尔山热托里、贞德、拿破仑、利奥台、笛卡儿、巴斯德和戴鲁莱德等历史人物^①；从我们当中的顺民（即所谓的“贤德之士”）里选拔行政、司法官吏；每年七月十四日、十一月十一日^②给这些人披上漂亮的红袍，给他们授勋颁奖；逢年过节还向穷人施舍‘古式谷食’^③或点心……，就是施舍给那些比一般穷人更穷的人。他们让我们的退伍军人也排在他们的荣誉军人之后，参加阅兵仪式。在发给我们的身份证上，清楚地标明我们的国籍是法国。欢度佳节时，他们也往往邀请我们当中个别的人，表示还把我们记在心上。

“对于这些诱人的‘歌声’我们却置若罔闻。一遭相逢，我们总是极力避开他们的目光；即使偶尔四目相对，他们在我们的目光里看到的也只有仇恨的光芒。结果他们倒感到

① 法国历史上的知名人物。维尔山热托里（公元前72—46年），高卢人反罗马起义的领袖；贞德（1412—1431年），抵抗英国入侵的法兰西民族英雄，史称“圣女贞德”；利奥台（1854—1934年），法国元帅，曾多次指挥殖民战争，历任驻摩洛哥驻节使、国防部长等职；笛卡儿（1596—1650年），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巴斯德（1822—1895年），生物学家、细菌的发现者，在医学上尤多贡献；戴鲁莱德（1848—1914年），作家、政治家，在普法战争中以及后来力主对德复仇。

② 分别为法国国庆和第一次大战胜利日，每年有庆祝活动。

③ Couscous，北非流行的大众食物，包含小米（或小麦）、羊肉及汤汁；吃时用手搓成丸子，有时另加嫩羊肉同食。谐音会意，暂译作“古式谷食”。

失望，觉得自己遭到了遗弃、甚至背叛。因此，他们认定我们是忘恩负义之辈。既然我们不理睬软的一手，他们也就改用硬的一手。

“最近三年来，他们用追捕、囚禁、酷刑、随意屠杀的办法来对付我们，想叫我们听话，想叫我们臣服。不是诱骗，便是镇压；不是欺诈，便是讨伐——有史以来的任何政权都不免要在这两者之间任择其一。鸦片与大棒是两个不中听的词儿，但谁都不能不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或取或舍的选择。

“一场搞得好的革命，该把知识分子一律处决！有些知识分子在需要他们的时候，不能顺从恭敬地回答一声：‘是！’至少应当把他们处决！你那一大套洋洋洒洒的分析不过是一堆空话，是虚无飘渺的烟雾。殖民主义永远意味着要搞征服，这是它的本质。有时它也吹一吹音色优美的笛子，但那不过是一种伴奏，为的是使大棒挥舞得更为有效！至于欺骗这一手，则专留给那些看热闹的人；对受害者却从来也不用，因为他们以血肉之躯体验过什么是事实真相。”

“五点钟了！天哪，我家里还放着六十三份作业，等着我一本本地改呢，”拉姆丹瞧了瞧手表说道。

“你真不如另外找个职业！”

拉姆丹咳了一阵，便象来的时候一样，三步并两步地跨出了大门。他得批改学生的作业本，同时担负民族解放阵线秘密工作的重任，弄得一点空闲都没有。

已经下午五点了吧？可是巴希尔·拉兹拉克大夫并不着急。他的女友克罗德还要过一个小时才上这儿来呢。

他取出日本造的绸睡衣：上面绣着火红的小鸟，在细枝嫩叶间飞舞跳跃。他穿上这件睡衣，便走到穿衣镜跟前，自盼了起来。

他很欣赏自己的侧影，却不大喜欢正面的样子。他一边自我欣赏，一边自言自语起来：“多么象希腊人啊！多么象古代的贵族少年啊！反正也是地中海一带的人，同我们一个样儿嘛。”说着马上改口：“不，同我自己一个样儿！”欣赏了左侧影，他又欣赏起右侧影来。“这件睡衣的花边，可以说绣得十全十美！”他觉得自己的脸庞显得太胖，吃得实在过好。但人总是人，不能吃猪食吧。他决心每天早晨锻炼身体。就这么办！阿尔及尔广播电台每天都有体操节目，只要跟着教练喊的节拍做就行了：一、双臂下垂，两腿合拢，头朝前看；二、双臂向上；三、……。假如同事们听说，他们准会讪笑的。但他们大概不会听说。肚皮也凸了起来。才三十岁，还年轻嘛！关于老年，拉姆丹倒说过一句精辟的话：“老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你自己觉得老了的时候开始；你会觉得，逝去了的岁月（其中有纯属虚度的年华）已经变成了你现在的负担，束缚着你，扼着你的咽喉……”

自然，老年还意味着眼角上长出了皱纹。他瞧了瞧自己的眼角：那里的皮肤光滑细润，哪有半点长出皱褶的影儿！

五点三十分。再过半个钟头，克萝德就要来了。厨房里的挂钟到整六点，克萝德就会轻轻地敲一敲玻璃门，用恰到好处的动作把门推开，好象害怕把门碰碎似的。然后是